

Globethics Repository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centered within a solid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A Kingdom with Speech as Swords and Media as Soil (Chinese)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Hui, Wang
Publisher	Nordic Forum of Sino- Western Studies, Helsinki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2026-07-02 17:15:57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6686

话语为刀剑、媒介为土地的国度

王 卉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610072 成都,四川)

提要:本文用圣经神学的方法对新旧约圣经中有关“话语”的信息做了一番梳理,其螺旋式上升的解释方法将话语的建造、拆毁、分裂、审判能力一一剖析。并在此描述与诠释的基础上再次考察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的起源及其边界,对话语权力与话语权利进行辨析,并站在保守主义立场,分析在今天这样一个“话语为刀剑、媒介为土地”的国度,基督徒世界话语权柄的来源与归属。

作者:王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新闻专业硕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
通讯地址: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地址:成都市一环路西一段155号,610072。邮箱:380025609@qq.com。电话:86-139-8207-9503。

媒介被称为宪政国家的第四权力,某种程度上,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何尝不是一个“话语为刀剑、媒介为土地”的国度呢?圣经记载了很多关于“话语”的信息,话语在圣经中代表着权柄和力量,不管是正义还是邪恶。本文尝试以圣经神学的历史纵向进程,对“话语”做一番考察,同时观照世俗世界和基督教世界的两个话语系统存在与发展的线索。

圣经神学与系统神学和解经神学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却是不同的方法和贡献,是基督教神学的三大支柱。系统神学用主题来组织,圣经神学以历史进程来组织,解经神学则是通过文法、文学、历史及神学在作者与读者间建立默契。解经神学的功能在于“见树”,圣经神学的功能在于“见林”,系统神学则更像“木材加工业”。总体而言,本文试图在宏观的层面、以圣经文本的梳理对应现实世界,完成从描述阐释到规范应用的线条性的工作。

一、“话语”如何呈现在启示的历史进程中

(一)由话语“建造”、“拆毁”、“分裂”的国度

神话话语创造了世界,六天的创造无一例外。之后,又用话语赐福给人类。与神话话语的“创造”和“赐福”对应的是人用话语来“管理”世界,^[1]并建立与人“彼此相爱”的关系。^[2]

[1] “耶和華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樣走獸,和空中各樣飛鳥,都帶到那人面前看他叫甚么。那人怎樣叫各樣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創 *Chuang*[Genesis] 2:19)。

[2] 耶和華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個女人,領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說:“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稱他為‘女人’,因為他是從男人身上取出來的。”(創 *Chuang*[Genesis] 2:22-23)。

伊甸园的失落因撒但的谎言而起,人的先祖在谎言面前没有倚靠神的话语站立,^[3]并由此带来人类话语上面的堕落:互相指责、控告等等。人类被逐,谎言进入世界,撒但被称为说谎之人的父。^[4]两套话语系统在世界并存,一是从神而来信实的话语系统,二是谎言编织的话语系统。这时候,前者是隐藏的,后者是显性的。^[5]

谎言之后很快就是凶杀^[6],引来神用洪水审判世界,并以彩虹之约开始另一次创世记。而人类似乎要吸取教训、痛改前非,从互相残杀转而众志成城,可惜目标错了:“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这是圣经中第一次人本主义的宣言。人因为挑战到神的主权与荣耀,使巴比伦的巴别塔瞬间与伊甸园的善恶树勾连,神再次驱逐人类,通过变乱语言,人类分散全地。

(二) 代言人“先知”的出现

如果说神的拆毁是消极意义上的护理,那么同时神还展开了积极意义的建造,即对亚伯拉罕的拣选,并对他许下关于另一个国度的“承诺”,神的国度与人的国度在交融中对峙。

人犯罪堕落后,分裂的不仅是语言,还有人的身份。亚当本是神在伊甸园设立的集先知、祭司、君王于一身之人,人堕落后三种身份就分裂^[7],从此开始新的政治制度。以色列建国之后,对这三种身份的分工记载得越发清晰。三个职分中,先知的话语性功能非常突出,旧约先知以神的代言人身份出现,游走旷野,整夜守望,传悔改的信息,甚至勇闯王宫,指出君王犯罪,带出神审判的消息。先知用话语来服事这个国度,来制衡君王的权力,在堕落的时代维持神人隔绝后,人与神之间最底线的沟通。

祭司和君王的拣选是制度化的,而先知的拣选是非制度化的^[8],对应到世俗国家而言,祭司是教会(沟通神人关系),君王是政府(实施管理),先知就是媒体(代言人)。但先知的命运是常遭杀害的,因为他们总是带来“坏消息”:要么指出人的罪,要么带来审判的可怕信息。其实从旧约先知书我们可以看到,先知的信息是平衡的,坏消息之后总会带来满有盼望的好消息,审判之后有神的恩典。但人却仍然憎恶他们,因为好消息之所以成立是必须先承认坏消息。

(三) “道”成肉身的大先知

神用话语创造,用话语(圣经)启示,更将“话语”以肉身的形式显明,“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约1:14)。约翰福音里的道是“WORD”,“话语”成为一个人,“真理”是一个人——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

耶稣的工作也是从悔改的先知性话语开始的“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并且他倚靠神的话语击败了魔鬼的试探^[9],使话语的权柄被重建,他“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地平静了。”(太8:26-27),他斥责污鬼、斥责疾病……在三年半的服事中以传讲话语(先知身份)为主要的服事;他被钉十字架作为完美的祭物献上,消除了神的愤怒,恢复了在伊甸园被破坏的神人关系(祭司身份),让人可以借着祷告从神支取力量;“他复活升天之后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还要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君

[3] “耶和華神吩咐他說:‘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可以隨意吃;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創 *Chuang* [Genesis] 2:16-17)。

[4] “你們是出於你們的父魔鬼,你們父的私欲,你們偏要行。他從起初是殺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裡沒有真理;他說謊是出於自己,因他本來是說謊的,也是說謊之人的父。”(約 *Yue* [Gospel according to John] 8:44)。

[5] “那時,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隨從今世的风俗,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就是現今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弗 *Fu* [Ephesians] 2:2)。

[6] 指該隱 Cain 殺亞伯 Abel。

[7] 這種身份分裂跟變亂語言一樣,是神消極意義的護理,只有在基督裡三種職分才能重新合一,這是積極意義的建立。

[8] 祭司出於以色列的利未支派,君王出於大衛子孫,而先知則沒有規定。

[9] 那試探人的進前來,對他說:“你若是神的兒子,可以吩咐這些石頭變成食物。”耶穌却回答說:“經上記著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太 *Tai* [Matthew] 4:3-4)。

王身份)”(《使徒信经》)。神借着耶稣重新恢复了人“先知、祭司、君王”合一的身份。

(四)“舌头如火焰”的末世先知

基督教把耶稣降生(第一次来)到耶稣再来这段时间称为“末世”,是救赎的最后时刻。耶稣升天后,从五旬节开始,神赐下圣灵给他的教会,为要将基督的福音传遍世界。显然置身末世的教会,其使命是以话语为核心,所以《使徒行传》记载圣灵降下的情形跟话语有直接关系,“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各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徒2:2-3)。至此,巴别塔的咒诅被解除,人类靠着圣灵恢复了彼此的“相通”,这样的相通是为了建立教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换言之就是耶稣升天后“道成肉身”的继续表达。在这个“已然未然”^[10]的时代,教会的宣讲变成为显性。企图“肉身成道”的巴别塔和“道成肉身”的教会形成对峙,这也是两套话语系统的对峙,宣讲“肉身成道”的假先知与宣讲“道成肉身”的真先知的对峙。

(五)审判时神“口中两刃的剑”

神以话语创造世界,也必以话语审判世界。《启示录》多次出现“神口中两刃的剑”表示神最后的审判。^[11]

而人的话语都将受到审判。“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这些人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的,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口中说夸大的话,得便宜谄媚人”(犹1:14-16)。撒但和一切说谎话的被丢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启21:8),神话语的权柄被完全尊崇。

在新天新地,人获得话语权的完全自由,“在他们口中察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启14:5)。其实耶稣的跟随者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就获得了话语的自由。“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哥后3:17),但因为最后审判也就是基督徒最后得荣耀的时刻还未来到,所以基督徒的舌头也常在争战中,所以保罗也才鼓励提摩太“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提前2:1),也激励弟兄“我愿男人无忿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提前2:8)。

在新天新地只有一种话语系统,就是赞美敬拜,向神唱新歌。^[12]那个时刻,撒迦利亚^[13]的口才能完全打开,舌头才能完全舒展,“就说出话来,称颂神”。

二、神如何管理现实世界的“话语”

上文以圣经神学的方法对“话语”进行宏观的描述和阐释,下面本文将进一步聚焦“末世”处境,分析两个世界两套话语系统的价值和走向,以期从描述到规范了解“话语”对于世俗世界及“末世基督徒”的实践性意义。

圣经一直提及两个世界,有争战,有融合。基督教认为,不管什么世界都是“天父世界”,神不仅掌管基督徒的生命,也掌管着整个人类历史,某种意义上,堕落后世俗世界的存在是神治理和救赎的手段。

(一)限制话语能力的巴别塔

犯罪堕落之后,人就成为说谎话的,在话语上失去了自由的能力(power),但话语的权利(right)并

[10] 基督教的末世观认为,耶稣以个人为单位已经实现了旧约的所有应许和祝福(already),圣灵将信心浇灌给属神的子民,让信徒可以靠信心而活。另一方面这个世界尚未过去(not yet),神的救赎尚未全然显露,眼见的苦难、试探、逼迫及撒但仍存在,挑战信徒。

[11] “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启示录 *Qishilu* [Revelation] 1:16);“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启 *Qishilu* [Revelation] 2:16);“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榨”(启 *Qishilu* [Revelation] 19:15)。

[12] 赞美而非咒诅,这本身就是话语最大的自由与释放。

[13] 此事的记载见《路加福音》*Lujia fuyin* [Gospel according to Luke] 第一章。

没有失去。

言论自由作为个人的基本权利,来自于传统与自然法。言论自由比限制言论从时间序列来讲更加古老,因此限制言论必须要“谁主张谁举证”,也就是言论自由是不言自明的,而限制言论则需要合法性证明。

巴别塔变乱语言是神对罪人话语能力的限制,而非对权利的限制。在旧约,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不费一枪一弹仅仅靠着“呼喊”征服耶利哥这座坚城,让我们看到人如何靠着与神的连接,使话语重获能力^[14]。需要注意的是神在巴别塔所限制的话语“能力”,是行恶的能力,因为人已经没有行善的能力了。就如先知以赛亚哀叹的境况“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赛6:5)。

神许可给这个罪人组成的世界只能是“多种声音”的世界,神用拆毁的方式护理这个世界。巴别塔象征一种互相制衡的力量,吵架代替打架成为人间常态和世界新秩序。

隔阂的产生必定伴随消除隔阂的努力,于是媒介诞生,而媒介的悖论也就从巴别塔开始:人类的沟通欲望使得他们不断重建巴别塔,而巴别塔建得越高,神就拆得越彻底。人一边建,神一边拆。以日报和周报的出现为标志,现代媒体诞生。到20世纪初一个日益集中的媒介帝国形成,但很快就被更多类型的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拆分,到现在新媒体、自媒体时代,媒介自身的发展让人看到一个不断去中心化、碎片化的过程,这背后让人联想到神对巴别塔的拆毁。

罪人没有办法识别能力与权利之别,滥用话语权,“我们必能以舌头得胜,我们的嘴唇是我们自己的,谁能作我们的主呢?”(诗12:4)。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这样的说辞,跟现代主义的自由观(极端自由主义)是一致的,即强调权利优先。从洛克开始,政治哲学开始个人权利本位的主导思想。今天的现代人受洛克思想影响很深,重权利轻责任,而这在圣经中是被咒诅的,不被“善”限制的舌头将“被神剪除”(诗12:3)。

(二)“善优先权利”的十诫

神带领祂的选民以色列人出埃及后在西奈山颁布“十诫”,第九诫“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在话语上给神的选民以明确的禁令。如果说巴别塔变乱话语是神对人话语能力的限制,在十诫中则是神对人话语权利的限制。

而正是神正式的言论限制给了人真正的言论自由。

一是因为只有当人能摸到边界,他才能获得自由;没有边界的自由是没有自由^[15]。正如旧约诗人所说“我要自由而行(或作‘我要行在宽阔之地’),因我素来考究你的训词”(诗119:45),也如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所言“我的自由是神话语的囚徒”。

“不可做假见证”设定了一个边界,以此为起点,“真实”成为后来新闻业的哲学中心原则。柏拉图(Plato)“洞穴论”的真相超出我们的认知,是存在于完美的世界的东西。柏拉图这种理性推导与人类经验相反,他的真实不存在于这个客观世界;而《论出版自由》的弥尔顿(John Milton)则认为真相来自于“观点市场”,如果我们同意弥尔顿这个真相的起点,则无力推翻多数人暴政。而更加可信赖的是实践中的保守主义,即将事实与意见分开,以“真实”为目标,以一种自我限制性的“客观”表达,谦卑承认人认知的有限。客观性在20世纪初形成新闻的职业标准,其实在十诫中是能够找到源头的:“见证”本身是指着“事实”而言的。

二是除非违反十诫,那么就没有一个人可以禁止另一个人的言论。今天的英美法系即是从十诫而来,是从神启示,而非通过哲人纯理性思辨和讨论而来;是从圣约而来,而非现代契约而来,这正是

[14] 见《约书亚记》Yueshuya ji [Joshua] 第六章。

[15] 人一直想追求无边界的自由,因此从伊甸园被逐。

从伯克(Edmund Burke)开始的保守主义的思路。

(三)新闻自由的保守主义立场

基督徒哲学家伯克通过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发起对激进自由主义的批判,被认为是保守主义思想之开端。保守自由主义对传统(权威、责任、秩序)持无罪推定,激进自由主义则对前述持有罪推定。虽然我们身处一个庞大且悠久的集权国家,但是不得不承认今天世界思想最大的交锋不在集权与自由之争,而在自由与保守之争,吊诡的是,极端的自由和傲慢的个人主义势必重新把人带上国家主义,重返集权的控制而失去自由。这正是保守主义努力之所在,即以责任保护自由。

经典文献《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即是自由主义保守立场的产物。

这个文献的诞生有两个背景,一是新闻界商业运作带来的煽情和垄断等问题,二是大萧条后罗斯福新政的影响,新闻界与政府持续十几年的拉锯战。起草此文献的是1944年成立的民间学术团体“新闻自由委员会”也称哈钦斯委员会,其13位参加实质工作的成员组成明星团队,全部是知名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其中还有神学家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16],并没有业界的成员。委员会要做的事情是调查美国的新闻自由当时的状况。1947年,千呼万唤的调查结果出来:美国的新闻自由处在危险当中^[17]。原因有三:首先,新闻界的重要性大大提高。其次未能满足社会需要。最后是新闻机构不时从事受到社会谴责的种种活动。“这些活动如果继续下去的话,新闻机构将不可避免地受到管理或控制^[18]”,严厉警告之后,报告在结论部分强烈反对政府干涉新闻界的活动,并且特别赞成新闻界自己清理门户。

报告发表后,新闻界激起强烈反响。反对的、赞成的声音争锋相对,正好反映出自由主义激进和保守两种思想的交锋。一篇在《芝加哥论坛报》书名弗兰克·休斯(Frank Hughes)的报道写道:“这本书明显是一群顽固的极权主义思想家的一大努力……他们想要诋毁美国的自由新闻界……”^[19],对报告的支持则来自当时的大多数意见领袖,《华盛顿邮报》的主编菲利普·格雷厄姆(Philip Graham)说:“简而言之,惟有一个既自由又负责任的新闻界才是通向自由社会的有效途径。”^[20]

新闻自由委员会的总报告《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业》以及该委员会成员威廉·霍京(William E. Hocking)的分报告《新闻自由原则的纲要》,被公认为社会责任论发端性的经典文件。《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业》为新闻批评赢得了尊重,促成了更多监督新闻界的民间机构,而且正因为报告对新闻自由原则做了细致的界定,还推动了欧洲媒体管制的解禁和商业媒体的诞生。

(四)世俗世界中的先知性话语

前文已提及基督教的末世观中,企图“肉身成道”的巴别塔和“道成肉身”的教会形成对峙。但

[16] 莱茵霍尔德 Laiyinhuoerde·尼布尔 Nluer(Karl Paul Reinhold Niebuhr, 1892—1971),美国宗教和社会思想家。1928—1960年在尤宁神学院担任宗教哲学与伦理学教授。早年思想激进,认为社会为自私所统治,历史的特征是讽刺而非进步。早期作品包括《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Daode de ren he budedao de shehui*[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1932)、《基督教与权利政治》*Jidujiao yu quanli zhengzhi*[Christianity and power politics](1940)和《人的本性和宿命》*Ren de benxing he suming*[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1941—1943)。二战后,开始转向并宣传“保守现实主义”。晚期作品包括《信仰与历史》*Xinyang yu lishi*[Faith and history](1945)、《人的本性及其社会》*Ren de benxing jiqi shehui*[The nature of human beings and society](1965)、《信仰与政治》*Xinyang yu zhengzhi*[Faith and politics](1968)等。

[17] 中文翻译的老版本竟然把“新闻自由正处在危险中”翻译成了“新闻自由是危险的”,这个错误颇有意味。

[18] 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 *Meiguo Xinwen ziyou weiyuan hui*[The Commission on Freedom of Press]:《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Yige ziyou er fuze de xinwenjie*[A Free and Responsible Press],展江 Zhan Jiang 译,(北京 Beijing: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Zhongguo renmin daxue chubanshe[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4),1。

[19] 转引自玛格丽特·A·布兰查德 Bulanchade[Blanchard]:“哈钦斯委员会、新闻界与责任概念”*Haqinsi weiyuanhui, Xinwenjie yu zeren zhengzhi*[Hutchins Commission, Press and Concept of Responsibility],展江译,载于《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Yige ziyou er fuzeren de xinwenjie*[A free and responsible press] 附录一,104。

[20] 同上 *Ibid*,117。

是,这两个话语系统并非绝对按照教会外和教会内来划分的。从普遍启示的意义上,仍有一些可以称为“先知性”的话语,通过各类媒体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传递。界定这些话语是否是“先知性”,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是否谬传“肉身成道”的假福音。

神国度的先知,无论旧约先知还是新约使徒(包括今天的基督徒),都是一面传悔改的信息,一面传盼望的福音;一面是消极的坏消息,一面是积极的好消息。但是基督教认为,一个不认识神、不认识耶稣的人,何来“好消息”而言?因此在普遍启示层面,世俗世界所宣讲的话语只可能在坏消息的层面具有先知性功能,凡是还想往前走一步的,就落到假先知地步。所以“末世”的新闻根本上讲只能是“坏消息”,末世的新闻界其功能只能是“看门狗”、警报器。正如旧约先知耶利米警告那些假先知、假祭司:“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他们轻轻忽忽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耶6:13-14)各种代替十字架成为福音的“主义”有祸了,各路以物质主义许诺你完美人生的媒体有祸了!因为他们都是假先知,都是巴别塔“肉身成道”的信徒,神说,“我向他们讨罪的时候,他们必致跌倒”(耶6:15)。

三、教会如何与堕落的世界“争战”

神用权能托住世界,使其免于在罪中自行灭亡,同时也赐给基督徒一个战场,历练生命,神的智慧让消极的限制和积极的建造并存。上文总结分析的虽是神管理世俗世界话语系统的方法,但通过上文也让我们看到天国与世界不是截然分开的,基督教和基督徒在世俗中的影响显而易见。下面这个部分将着重从教会的视角出发,探讨基督徒与世界争战中,如何通过非暴力的话语作为武器,在自我限制中获得真正的自由。

(一)可以为捍卫真理而诉诸暴力吗?

从圣经神学来看,当今世界处于末世已然未然的阶段,争战是必然的,问题是末世基督徒争战的武器是什么?手段是什么?仅就本节小标题“为真理而诉诸暴力?”就可以做一篇很长的基督教伦理学方面的文章,确实,耶鲁大学神学院教授海斯(Richard B. Hays)在《基督教新约伦理学》中就此问题写了长达40页的案例分析,这也是很多伦理学家关注的焦点问题。海斯对正义战争的传统从基督教伦理学层面进行了批驳,认为:“正义战争论是‘基督从未教过,也根本从未暗示过的道理’”^[21]。

末世基督徒是在耶稣十架真理启示下的一群人,按照海斯的新约伦理学理论,焦点意向有三个:群体、十架、新造^[22]。基督教非常强调群体,这始于《出埃及记》,但在《新约》的记载中对群体性的强调达到高峰,神是要这群人成为“一个身体”。而他们要走的道路就是背起十架跟随耶稣,是一条受苦的道路,最终是用受苦的方式,将福音传讲开来。海斯认为:“尽管正义战争相当古老,在神学历史上也代表着多数人的立场,却在新约伦理规范的测试上站不住较——无法证明其说辞与新约圣经的见证一致。”^[23]基督教的神不是手持刀剑的神,而“受伤的羔羊”、骑驴驹的君王,是自我限制、道成肉身、走十架苦路的神,“唯有当教会弃绝暴力,人们才得见福音的真谛……每当属神子民出人意料地放弃暴力和自卫的手段,他们就会在属乎自己的特定历史情境中,制订富有想象力的新回应……效法耶稣的榜样,以走上十字架作为表达祂爱仇敌的方式,并且寻找创新的做法。”^[24]换言之,教会、基督徒与世界争战的方式是“爱”。

[21] [美]海斯 Hais[Hayes]:《基督教新约伦理学》*Jidujiao xinyue lunli xue* [the New Testament Ethics of Chirsitanity],白陈毓华 Bai Chen Yuhua 译(北京 Beijing:中央编译出版社 Zhongyang bianyi chubanshe,2014年),427。

[22] 同上 Ibid,451。

[23] 同上 Ibid,457。

[24] 同上 Ibid,459-460。

(二)爱的具体方式是“传讲”福音

本文赞同海斯的观点,由于篇幅原因不再展开论述“为何不能因捍卫真理而诉诸暴力”,本文想进一步指明的是,圣经中非暴力的争战武器实际上就是“话语”。

耶稣旷野四十天受试探时这一幕很像伊甸园,撒但仍是用话语迷惑人,但不同的是耶稣靠神的话语得胜了。耶稣的武器是“经上记着说”,最终使撒但离开,天使来伺候^[25]。如果说五旬节解除了巴别塔的咒诅,耶稣旷野受试探则是解除了伊甸园的咒诅。撒但代表着世界的权柄,新约的记载中耶稣从来没有使用过暴力与世界争战,即便自己被捉,也让彼得“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太 26:52)。

使徒保罗的《以弗所书》对“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有详细的描述,“靠着主^[26]”、“靠着圣灵”^[27]最终落脚到“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作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份放胆讲论”(弗 6:18~20)。被锁链所捆的保罗并不认为自己是软弱无力之辈,反而是请求大家通过“祷告”,使他得着“口才”可以放胆“讲论”,可见保罗心目中话语才是真正的武器。

(三)基督徒的言论自由

基督徒效法耶稣“道成肉身”式的自我限制,放弃武力,选择以“话语”作为与世界争战的终极武器,实际上是在自我限制中获得真自由。

今天仍有一些国家,缺乏宪政环境给新闻提供有法制边界的自由,但是新媒体已经相当程度提供了言论自由的空间,况且没有哪个社会不是在跟压制异见的力量做斗争。正如《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业》所言:“表达自由(新闻自由是其一部分)总是处在危险之中。的确,本委员会想不出它在哪一种社会状况下能不受威胁。压制异见的欲望根深蒂固,也许无法根绝”^[28]。不管在什么样的体制下,基督徒都认为他们已经得了自由,因为基督徒的自由不是仰赖外部环境所赐,乃是由内而外生发出来的,没有人能够夺走。如果说自由是以责任为前提的,而基督徒则在“大使命”中已获得大自由,如果说真理使人得自由,耶稣说“我就是真理”,基督徒已然从神的话语中得释放。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基督徒将以阿 Q 精神回应世界潮流,在世俗世界中不去争取言论自由的权利,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基督徒对神启之权利的捍卫,才有了现代文明普遍认可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文章第二部分已有阐述),不过基督徒捍卫权利的武器仅限于运用诸般智慧的“言论”而非暴力。

这里要强调的是,基督徒言论自由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不是律法以下的消极自由,从新约开始,基督徒的自由宪章从颁布“十诫”的五旬节转到了赐下圣灵的五旬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马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徒 1:8)。圣灵使人从言语和行为上获得能力和自由,彼得从三次不认主到一次讲道领三千人归主就是有力证明。

人犯罪使“言论自由”的意涵从能力降为权利,而重生的基督徒则将“话语”的权力意涵重新恢复,只有带权能的话语才是真自由。所以今天在任何一个国家,基督徒认为他们是当然的“公知”,尤其在这样一个谎言肆掠、道德滑坡、灾难频发的时代,先知岂能闭口呢?

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29]

[25] 太 *Tai*[Matthew] 4:1-11。

[26] 弗 *Fu*[Ephesians] 6:10。

[27] 弗 *Fu*[Ephesians] 6:18。

[28] 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 Meiguo Xinwen ziyou weiyuan hui[The Commission on Freedom of Press]:《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Yige ziyou er fuzhe de xinwenjie*[A Free and Responsible Press],展江 Zhan Jiang 译,(北京 Beijing: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Zhongguo renmin daxue chubanshe[Renmin University Press],2004),2。

[29] 路 *Lu*[Gospel according to Luke]19:40。

The English Title:

A Kingdom with Speech as Swords and Media as Soil

WANG Hui

Associate researcher of Sichu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was titled the Candidate of the Academic Leaders of Sichuan Province. Address: Institute of Press and Communication, Sichu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yihuanlu xi yiduan No. 155, Chengdu City, Sichuan Province, P. R. China. Email: 380025609@qq.com. Tel: 86-139-8207-9503.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the method of biblical theology to organize the information about “speech” in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 It uses a spiral escalation form of explanation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construction, destruction, separation, and judgment ability of speech, individually. Moreover, on the basis of such description and interpretation, it investigates the origin and boundary of freedom of speech and freedom of press. It also distinguishes between the power of speech and right of speech, and from a conservative standpoint, examines the origin and attribution of the authority of speech in the Christian world within a kingdom today that uses “speech as swords and media as soil”.

Key terms: speech, sword, media, soil, freedom